

生、四川人、  
名有医者，

向大空港

射等

和的原星  
力获全国

乱天夢



# 飞 天 梦

李鸣生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Dkgj/s

### 飞天梦

---

著 者： 李鸣生

出 版 行：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

书 号： ISBN7-80039-945-1/I · 529

定 价： 10.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成为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 作者的话

您好！我的读者。

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人研究人的名字，反正我觉得人的名字与人本身多少有点微妙。我生在冬天，乳名冬生，上学时，父亲又给我取名叫李生明。因我家的辈份排列是：“学大生明远，文章必显才。”轮到我了，该生字辈才是。但上学第一天，不知何故，我竟擅自将父亲取好的名字翻了个个儿，把李生明改成了李明生。不过这名字只在报名册上过了一下，以后的生活中人们仍叫我李冬生，连班主任每次集合站队点名批评我时也说：“好一个李冬生，你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啊！”到了五年级，我将李冬生改为李东升，想取“东方红，太阳升”之意（这显然是不知天高地厚）。到了六年级，大概是读了几本古书，我又为自己的名字取了一个系列：姓李名东升，字立秀，号傲君。“文革”开始时，11岁的我小学刚毕业，便第一个给校长贴了张大字报，署名是李超华。1971年听到“林副统帅”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后，还在念中学的我又正式启用李明生作名，意思是告诫自己要光明正大地生活。

但十年后因我开始发表文字，又将李明生改为李鸣生，意思是想为冷漠的人生咋呼几句。

如今的我虽正值青年，却已经没了贪图虚名的念头，对自己和自己的名字早已看得并不重要，而注重的倒是人生的实际过程。但对写作的事一如当年对自己的名字，始终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也许是一种催我不断新生的动力，也许是一座埋葬自我的坟墓。但不管怎样，我将一如既往，依然故我。当然，选择写作也许不是我的过错就是上帝的误会，如同有人所言：“只有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才当作家。”不过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愿干。”既然如此，那就再干干看吧。

1994. 6. 22

## 目 录

我们都是地球人 .....	(1)
活着的与死去的 .....	(48)
卫星司令 .....	(61)
月亮城的风采 .....	(97)
春天，那个失败的夜晚 .....	(148)
卫星即将发射 .....	(166)
火箭今夜起飞 .....	(184)
花太阳 .....	(242)
等待风景 .....	(280)

## 我们都是地球人\*

发射卫星，特别是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要把几百吨重的火箭与卫星一家伙从地上发射到天上，并且要把卫星准确地搁在三万六千公里高的位置，确非易事。国内发射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成百上千，参试人员则数以万计。

而这次发射“亚星”，是全球性的大协作，其控制范围，已跨越了国界。并且，在向宇宙进军的漫漫征途上，中西双方又是第一次并肩合作！

因此，当中国的火箭和美国的卫星先后运到西昌发射场后，当中外专家及技术人员全部云集于发射架下并开始进入发射的直接准备阶段时，由于各自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不同，加之语言的障碍和技术上相互防范等原因，因而使这次发射准备工作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为复杂，更为艰巨，也更为沉重！

---

\* 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

但，开辟通天路，造福全人类，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能完成的事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加拿大人，我们都是地球人！把“亚星”成功地送入太空，既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也是双方一致的目的。尽管在通向宇宙大门的路上，双方各持一把钥匙，但最终还是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 1. 同一世界，两种活法

西昌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却坐落在一条原始的穷山沟里。因此，不少美国朋友还在美国时，就开始产生了关于肚子问题的种种忧虑。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还在洛杉矶时，我就想，我从小吃的是西餐，到了中国的西昌，肯定再也吃不上西餐了。顿顿中餐，能习惯吗？万一不习惯，怎么办？”

另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两年前我曾经来过西昌靶场，看到这儿四周都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很穷困，有的小孩大冬天还打着赤脚。因此我就担心，这次到中国要住几个月，万一吃不好，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糟糕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说得更有意思：“我在洛杉矶刚上飞机时就想，哎呀，西昌没有超级市场，听说一年四季都吃土豆，要是我想吃巴西棕榈树心，瑞典腌冻鳕鱼怎么办？”

因此，美国工作人员来西昌时，各自都带了许多自己最喜欢吃的食品，甚至连烤箱、木炭之类的玩艺儿也从美国带

到了西昌。

其实，关于如何把美国朋友的肚子伺候舒服的问题，早在中方的考虑之中，西昌卫星中心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最大的努力。不光搞来了凡是能搞到的各种食品，也请来了最好的川菜烹调师傅。而且，为了能让美国朋友吃上西餐，还用每月1500元人民币的高薪，专门从成都请来了两位西餐大师。

美方工作人员每天在宾馆的伙食标准是40元人民币兑换券。而且，据说凡是在中国参加发射任务的工作人员，每天还可领到四百美元的外勤补助费。

显然，美国人在中国过的这种小日子，对同样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而每天伙食费却只有五元人民币的中方工作人员来说，那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了！但，对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人来说，仍感到有种种的不满足。

比如，川菜是中国的四大名菜之一，不仅中国人爱吃，美国人也喜欢。开始，每顿川菜刚一上桌，美国人便连声称呼“OK、OK！”但川菜毕竟是中国菜，因此，没吃上几天，川菜刚一上桌，美国朋友便使劲地摇头：“NO、NO！”

再比如，在吃的方式上，宾馆采用的是“会议伙食”的办法。但美国人最讲“自由”二字，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在吃的文化中，因此对中国这种“会议伙食”的吃法很不习惯。开饭时，有的起床了，有的还在睡觉；有的肚子饿了，有的肠胃还未消化；不想吃的菜，桌上已经摆好，想吃的菜，桌上又没有；去早了开饭时间没到，去晚了又吃不上。

于是，美国朋友向宾馆提出：能不能像饭馆一样搞一个菜谱，我喜欢吃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我

我们都是地球人☆☆☆☆☆☆☆☆☆☆☆☆☆☆☆☆☆☆☆☆☆☆☆☆

就吃什么。并且，我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给我做。

但宾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办到。再说，中国的宾馆也没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传统。

这样一来，有的美国朋友便开玩笑说：“哎呀呀，我的中国朋友，这简直像吃监狱饭似的，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一点也不自由。”

算伙食费时，就更有意思了。一次，中方为美方准备好了四桌人的饭菜，去吃饭的人却只有三桌，但中方收钱得按四桌人收。美方被搞得莫名其妙，问：“我只吃了你三桌的菜，怎么收了四桌钱？”中方感到问得滑稽，说：我花出去了四桌钱，不算在你的头上，我又到哪儿去报帐？

因此，有的美国人想换口味了，干脆就跑到老百姓那儿买上一头猪，请老百姓杀了后，再弄回去自己一块一块地烤来吃，说味道还真他妈不错！

我问一位美国朋友：“宾馆有现成的好东西不吃，干吗要自己烤着吃？”

那位美国朋友说：“这样吃好，不仅能尝到新鲜的美味，还富有刺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吃的自由。”

## 2. 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再比美国人对精神生活要求更高的了。

但在中国的西昌，在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在精神生活

上却恰恰是一个相当贫乏的地方。

几年前，卫星中心不少地方连电视都收看不上。现在虽能收看电视，也只能收看一个频道至多两个频道，且效果较差。而有的偏远地方至今还看不上电视。

作为一支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部队，发射上天的卫星本是为转播电视的，但偏偏自己看不上电视或看不上好电视，如同盖房子的住不上房，酿蜜的吃不上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不过，枯燥的精神生活对西昌卫星中心的中国人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工作本来就很忙，日子过得本来也很累，即使有点空闲，散散步，聊聊天，抽抽烟，打打球，下下棋，望望山，也就可以了。如果逢年过节，凑在一块玩玩扑克，或者打打麻将，就更是心花怒放了。

当然，有的来自城市的年轻人，在精神生活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但客观条件就是如此，你有什么办法？如果实在憋不住了，最多抱着吉他，跑到山上，哥们几个搂成一团，胡蹦乱跳几下；或者对着大山喊上几句；或者在草地上翻上几个跟头；或者对着老牛的屁股踢上几脚；或者对着老天硬梆梆地骂上一句：“我操你妈！”等蹦累了，喊完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地球照旧旋转，太阳依然升起。今天的日子怎么过，明天的日子还是怎么过。

然而，从洛杉矶来的美国人不行。

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美国休斯公司的总部便设立于此。来中国参加“亚星”发射的休斯公司人员，全都生活在一座城市里。

据美国有关专家的考证，像住在洛杉矶这种城市的美国

人，每天约有五个小时是在悠然自得的活动中度过的，比如去剧院、歌剧院、夜总会、动物园、博物馆。或者醉心于最大众化的信息与娱乐之中：收音机、电视、电影、书籍、杂志和报纸。

因此，有人评价说，美国人不仅是世界上精神的最高消费者，同时也是世界上信息最灵通者之一。

显然，长年生活在洛杉矶这样现代化城市的美国朋友们，一下子来到西昌发射场这条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到这片三十多年前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上，在精神生活上，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

有人告诉我，美国人刚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啊，这儿简直相差太大了！”脸上的表情，仿佛像从地球一下踏上了月球！

难怪一开始美国朋友便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从西昌到香港能开一趟专机，我们每周要到香港去度一次周末。

难怪刚到西昌的第二天，美国工作队队长努·麦克吃过晚饭，便领着一群美国朋友要到西昌街上去。

但他们刚走到宾馆门口，便被中方工作人员堵住了。一方要去，一方不同意去。于是，中美间第一场小小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方：你们要去哪儿？

美方：我们要到市里跳舞！

中方：我们不同意，请你们回去吧！

美方：为什么？

中方：西昌市社会情况复杂，你们刚来，路途不熟，又是晚上，我们对你们的安全要负责任。

美方：我们并不打算过早地去见上帝，请你们不用为我们担心。

中方：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

美方：中国朋友，跳舞是我们的自由，请你们尊重我们美国人的权利！

中方：先生们，实在抱歉，这儿不是美国。

美方：我们到中国是来发射卫星的，不是来蹲监狱的！

中方：正因为你们是来发射卫星的，所以我们对你们必须负责！先生们，请回吧！

美国朋友们最终还是没去。不过，听说心底坦荡、性情刚烈的努·麦克队长，那晚发了好大一顿脾气。

当然，因跳舞而引起的一点小小风波，很快便得到了平息。宾馆不仅很快开展了台球、乒乓球、游泳、健身等活动，而且还专门联系了西昌的文艺团体或企业单位，邀请组织一些漂亮的姑娘陪伴美国朋友跳舞。

于是，每当周末的傍晚，同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便出现了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

画面 A：宾馆。酒吧。舞厅。身强体壮、潇洒风流的美国朋友们欢聚一堂。有的举着啤酒，有的饮着可乐；有的躺在沙发上哼着流行小曲；而大多数人则和中国姑娘在舒缓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华尔兹。探戈。伦巴。快三步。慢四步。迪斯科。中国姑娘靠在美国朋友的胸前，偶尔轻轻吐出两句羞羞嗒嗒的英语；美国朋友揽着中国姑娘柔美的腰肢，眼里闪着大胆的光芒，偶尔也说上两句笨拙的中国话，不时发出阵阵欢愉的笑声。

画面 B：厨房。卧室。菜地。衣着朴实、一脸疲惫的中国